

沈亚作品集



被风吹走的孩子

好象和她在一起也不是不好吗？
害他的，先在一起再说吧……

23

中国戏剧出版社

Z247.57-51

11:23

82085

被风吹走的孩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亚作品集、台湾沈亚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12

ISBN7-104-01156-0

I.沈… II.沈…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62245号

图字:01—2001—2902号

沈亚作品集: 被风吹走的孩子 沈亚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5120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392印张 45插图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ISBN7-104-01156-0/I·472 全套38册 定价:372.40元

本册:9.80元

作者简介

沈亚本名陈淑玲，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

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但说起电视连续剧《戏说慈禧》也许就不陌生了。《戏说慈禧》在台湾播映时，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戏说慈禧》，作者就是沈亚。

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籍贯台北县，1959年10月6日出生，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发表过的作品有《人鱼座女子》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戏说慈禧》《爱到深处》等电视小说。

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已出了二十五部，三四百万言，在这一系列中，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一种是以《狩猎情人》为代表的“惊险爱情小说”包括《银翼天使》、《失落的羽翼》、《火神之舞》等。另一个风格的作品——魔幻爱情小说。《斑蝶》、《妖精新娘》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

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像《叶罗》、《血沼泽之恋》、《魔翼下的风》、《风神的女儿》等等。

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情绪的跌宕也好，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这就是沈亚的魅力，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比于晴要显深沉，是否如作者所言，哪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

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有读者群的话，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而沈亚作品的读者面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文化层次更高一些，那样理解才更准确，更深刻。

楔 子

舞台上鲜亮的灯光流转着，每一道耀眼的光束所到之处都是用汗水和年轻的生命所规程起来的震撼！

她配合乐声的鼓动而舞着，原本应该如往常一样完全沉溺于舞蹈中的思绪却随着每一个音符而拼命鼓噪起来。

她不敢去看其他的舞者，深恐会发现他们用一种既高兴又愤怒的眼光看着她的错误——她是不是跳错了？

应该是这样吗？

下一步舞动是跃还是下屈？

下一个音符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心情？快乐？悲伤？还是愤怒？

她无比惊恐地发现脑海中一片空白，她什么都忘了！

茫然地瞪视着自己舞动的身体，那仿佛是属于另一个时间，另一个身体所代表的韵律，而不是她——不是戚宝儿的。

舞台下的灯光为什么那么黑暗？爸爸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小海又坐在哪里？汉克呢？

不行！汉克一定又会指责她胆小懦弱，他一定又会用那种冷冷的目光默默地责怪她的不尽心，不尽力——

可是她真的好怕！

·被风吹走的孩子·

真的好想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

到底这要多久?

她不要当“中国精灵”,也不要当“舞神的宠儿”,更不要当什么天才型的舞者?

她只是戚宝儿! 为什么他们不能了解她只想当戚宝儿呢?

那些虚无的赞美,那些莫名而来的压力和妒恨、利誉和好评对她来说那只是一层又一层的枷锁和牢笼——

其他的舞者纷纷走向她,拥抱、亲吻、尖叫……

她焦急地寻找着她的家人,却发现现在眼前流动的,只是一场又一场再也不会真实的荒谬舞蹈!

第一章

方群智几乎恼怒地丢下手中的文件，他应该高兴，不是每一间子公司都能和母公司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而“方氏”做到了。

“方氏”现任的业务经理荆泰生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女主管——也是他的初恋情人。她竭尽心力的保持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却只字不提当年的过往烟云。

到美国一年了，他疯狂的投入工作，不要命似的工作，心上的伤痕依然在每个无人的夜晚啃噬着他的理智——他就是太理智了，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投入别人的怀抱！

他变了。

他变得冷酷、讥诮而且蛮横！过去的方群智留在台湾被太多的情感和伤痛淹死！他再也不想看到过去的自己。

这样放逐的生涯他不知道还要过多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想回台湾，不管他的父亲如何恳求，不管他的妹妹、朋友们如何愤怒，他不想回去。

回去有什么用呢？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苦苦爱了十多年的女人倚在别人

·被风吹走的孩子·

的怀里，苦口婆心地劝他成家立业吗？

过去的他会有礼的谢绝她的好意，而现在的他只会把她身畔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男人痛揍一顿！

他懊恼地往后仰倒在椅子上，双眼视而不见的盯着天花板。

已成定局的事难道他还有能力去改变些什么？难道他能冲回台湾再去找韩拓一较高下吗？

他失败了，泰生不爱他，她从头到尾没爱过他半丝半毫，他有时会分不清楚自己受伤的到底是自尊还是感情，哪种成份大些他也不明白。

总经理？

他阴郁地瞪视眼前的女人。

他和过去的荆泰生如此相似，仿佛是她们的鬼魂，即使隔了一大片海洋仍不放过他！

初见宋西华，他便明白不应该用她，就算她比荆泰生能干上十倍、美艳上一百倍，也不该用她。

她的身上有太多荆泰生的影子！

“什么事？”

“下班了。”

“我知道。”

宋西华挑挑眉：“你不走吗？”

这或许是宋西华和泰生最大的不同点。

她开放，而且懂得享受人生，荆泰生根本是个标准的工作狂——过去是个工作狂。

“你先走吧，我还有些事要处理。”

宋西华凝视他半晌，漂亮的脸蛋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眼前的男人总像个谜，不管她和他相处多久，或许她

永远也不会有了解他的一天。

“那你早点休息。”她温柔地朝他微笑，知道她的笑容对他会有些作用。虽然她不明白为什么，总之不会是某种迷恋。

方群智点点头，不再去看那张日夜纠缠他的脸。

宋西华退了出去。

看着关上的门，她消失的背影，他忽然有种想追出去的冲动。

一个人独自度过的夜晚很寂寞，而且很痛苦，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拒绝她暗示的邀请——或许因为他不想再陷入他无法控制的情况。

这种说法有些好笑，有人说：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算什么？荆泰生不是蛇，她也是根本不想咬他。这才问题的所在。

他叹口气，无法再想下去，这种空渺的想法只会使他弄不清楚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

把自己关入思想的牢笼里绝不是什么排遣寂寞的好方法。

办公室人全走了，今天是周末，接下来的两天假期会是难以想像的可怕和空洞！

在纽约市最容易寻找的便是人群，永远有数不清的人群穿梭在这个金融重镇里。但走在人群中却也是最最寂寞难堪的！

方群智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

酒喝得够多，眼睛有些迷蒙，却是出奇的清醒，在小酒吧里看着那些年轻舞动着的狂热身影让他觉得自己格外的苍老。

被风吹走的孩子

美国的女孩很热情，总见不得人寂寞孤独似的开朗，她们常会陪他喝酒、聊聊天，那样单纯的友谊有时很令他感动，他现在却只觉得烦躁！

所以够了！够了就是够了，他宁可回到自己的小公寓里一觉睡到人事不知、天荒地老。

他住的地区算是郊区，车不多，空气比起市区内已经算是绝佳的品质了！在半夜里公寓式的房子所组成的街道别有一股荒凉的味道。

路灯坏了好久，总不见有人来修，他慢慢地开着车，难得的觉得心情不算太坏，街道的正前方有条娇小的黑影蹒跚而行。

或许是个醉汉，是个流浪老人，或是一个吸了毒的小孩——

就算车子不多，这样走在马路上也是很危险的！他加快了速度上前。“喂！走在马路上很危险的！”

话声刚落，转角处便冲出一辆满载狂欢的青少年的车子，横冲直撞呼啸而来，方群智一愣，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车如入无人之境似地撞向那条人影。

紧急刹车的声音传来，所有的声音刹时全部停止，只有轮胎烧焦的刺鼻气味充斥在空气之中！

他连忙冲向地上那个动也不动的人影，汽车上跳下二个男孩，大声嚷着：“不干我的事！他自己走在马路上的！”

“你要送他去医院！”方群智愤怒地抱起那个人。

“不是我的错！”男孩心虚地大嚷，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他拼命后退：“是他自己不小心的！”

另一个男孩拉着他便往车上跑。

“喂！你们！”

车子迅速启动，不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方群智又恼又气，却是无法追上那辆不负责任的车子。他低头看着昏迷不醒的人，发现是个女孩——有着东方人脸孔的年轻娇小的女孩。

他狠狠的咒骂一声，抱着她奔向自己未熄火的车子。

医院的急诊室比平常更加忙碌，似乎所有的灾难都集中在这个狂欢的夜晚发生。

方群智坐在急诊室的门口，有些不知所措，他想离开却又不知道那个女孩的状况如何，更别提坐在柜台后那个虎视眈眈的老护士。

似乎只要他一动，她便会大喊起来，大声指责他是个不负责任的肇事者。

他不耐烦地走向那个老护士：“我可以走了吗？”

她厌恶而且阴沉地瞪着他：“你撞了那个——”

“人不是我撞的！我只是经过。”他恼怒地再一次解释。

“每个人都这么说。”她不屑地哼声。“我已经打电话给警方了，你必须等到他们来才可以走。”

难怪人家说好人做不得！他开始领会这句话的真义了。

“这里有那么多警察，为什么不请他们就好了？”

“他们不是管你那个区域的警察。”

什么叫做：不是管我那个区域的警察？他恼怒地看着老护士冰冷的表情，外国人有时说的话比中国绕口令还令人生气！他们的官僚制度比台湾更令人难以忍受！

“那个中国女孩的家属来了没有？”一个医生脱下口

罩问柜台的护士。

“没有任何证件，我无法通知她的家人，不过已经通知警方了。”

“肇事者呢？”

那名护士冷森森地指指方群智。

他有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是送她来的人，可不是——”

“她的脑部受到撞击，可能会有轻微的脑震荡，外伤并不严重，没有任何骨折，你可以放心。”他打断他的话，背教科书似的将话背了出来。

“她醒了吗？你们可以问问她，她应该看到撞她的人并不是我。”群智放下心来，至少他不会因此而蒙上不白之冤。

“警官来了。”

肥硕的中年警官气喘连连一路咒骂着赶来：“都快要知道胜负了——是哪个混帐撞了人了？”

急诊室中一名年轻的女护士探出头来：“那女孩醒了。”

医生与警察不发一言，一左一右的架着他走进病房。那名老护士得意地朝他微笑。

就算他现在大吼冤枉，美国大概也不会有一个包青天来替他伸冤！带着几分的认命，他走进急诊室的小房间里。

病房上的女孩脸已经洗干净了，很清秀可爱的一张东方脸孔，明亮的大眼里盛满茫然的恐惧。

群智有些不忍，他走到女孩的面前温柔地问：“你还好吗？”

女孩直直地望着他，咬着下唇，眼睛突然充满泪水，她细声细气委屈地回答：

“嗯，很好。”

“是不是这个小子撞了你？你可控告他。如果你要控告他，现在就把你的姓名和地址告诉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电话是几号？你有没有律师？如果没有，我们会替你找一个。”肥警官不耐烦地拿出小笔记本，连珠炮似地问了一大串。

女孩微张着唇，眼泪成串成串地掉了下来，茫然无措地拖着群智的衣角，说不出半句话来。

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他，或许是她的眼泪，或许她那张孩子般的脸，也可能是一份东方人的情谊。

总之方群智挡在女孩的面前：“她才刚刚清醒，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别把她吓坏了！”

“撞她的人又不是我！”警官不悦地瞪了他一眼，语气却明显地缓和下来：“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张开口似乎是想回答，好半晌却只见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扯住群智衣角的乎也越拉越紧。

“怎么了？”他关心地蹲了下来，仔细看着她的脸色：“你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叫医生来？”

她只是无限恐惧地望着他。

“总不会连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吧？”肥警官怀疑地看着她：“你是非法移民吗？要不然怎么不敢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不比耳语大多少。

方群智和警官全都愣了一下：“不知道什么？”

·被风吹走的孩子·

女孩抬起泪汪汪的眼：“我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她求助似地转向群智：“我真的想不起来——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她抱着头小声地哭了起来。

“医生！医生！”方群智焦急地大吼，扶着女孩细瘦的肩膀。

医生和护士从房间的另一头迅速赶来。

“她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警官拭拭自己额上的汗珠，显然对这种情况很受不了。

医生却是慢条斯理的：“她的脑部受到撞击，有暂性的失忆现象没什么好奇怪的，过一阵子就会自然恢复了。”

“那现在怎么办？”警官几乎不耐烦的：“她什么都想不起来，连个名字都没有。让她在医院住下来等到她恢复正常吗？”

“医院里没有病床了。”

“难道你要叫我把她带回局里关起来？”

女孩更加恐惧，拼命往群智的身后缩，仿佛这样恐惧会完全消失。

“她的伤势没有住院的必要。”医生依旧是慢条斯理地说着。

方群智不知道自究竟陷入了什么，但他却无法看着二个人彼此推托，完全不把眼前这个娇小的女孩当成成人来看待！

女孩眼里对未知的恐惧和紧紧拉着他的手都无法使他置之不理！

“我会照顾她。”话一说出口连他自己都吓了好大一跳，想再回头已来不及了！

胖警官和那名医生全都以赞同的眼光看着他：“这是最好的方式，你该负责的。”

“不是我——”

“把你的姓名地址告诉我，等这个女孩确定要不要告你之后再通知我。”

他忍耐地叹口气，将姓名地址告诉他。

医生已自顾自的去忙别的事了。

“你不会侵犯她吧？”胖警官侧着头打量他。

“如果你那么担心，那何不把她带回去？”他有些赌气地回答。

警官微微一笑：“我会每天去看她的。”

他瞪视着他，他却极满意似地收起笔记本，吹着口哨走了出去，甚至没留下警官的电话和他的姓名。

群智重重地叹了口气，转过身来：“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女孩咬着下唇，怯生生地想了想，仍是黯然地摇头：“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交给警察？”

“你根本不认识我！和警察在一起说不定还安全一点！”

女孩的脸刷地惨白：“你也不认识我？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哪里？我以为我们认识的！”

群智安抚地握住她的手：“如果我认识你，那刚刚警官问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就会说啦！我们不认识，你被车撞了，我是正好路过那里，才会把你送来医院。”

“我是谁？”她瑟瑟发抖，双手环绕着自己的身体，恐惧使她全身发冷。

群智摇摇她的肩：“别再想了。过一阵子你就会想起

来的！别折磨自己。”他温柔地凝视她的眼：“可以走吗？还是要先休息一下？”

女孩看着他，露出感激而羞怯的笑容：“我可以走。”

他点点头，将她扶了起来。她的腿上有些伤痕，使她的行动不大方便，群智让她靠在自己的身体上慢慢的走出急诊室的小房间。

柜台后的那名老护士，她斜睨群智温柔的动作，表情渐渐缓和下来：“需要我帮忙吗？”

“可不可以给我一张轮椅？她可能无法走到我的车上。”

“你要带她走？”

群智无奈一笑：“恐怕她是暂失去记忆了。”

老护士严苛地打量了他几眼，半晌才从柜台后走了出来：“你值得信任吗？”

这是外国人的好处！他们的直率超乎想像！

他可以转身就走，但他却像个保证会乖乖上学的小男孩一样用力的点头。

老护士犹豫半晌，终于还是推了张轮椅过来，将女孩扶上子轮椅，同时推向门外：“我给你我的电话号码，如果有什么事可以马上打电话给我。”她小声地对女孩交待。

那意思当然是说只要一发现方群智有任何不轨的迹象，女孩都可以马上逃离他的魔掌。

女孩乖巧地点点头。

他不知该感到好笑还是生气！

他的车停在急诊室的临时停车场里，二人合力将女孩送进车里：“谢谢你。”

老护士抿着唇：“我会把帐单寄给你。”

她终于略展笑靥：“记得给她按时服药，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有任何的不适都必须马上回医院来，三天后要带她来换药。”

面冷心热的老护士这时看起来几乎是可以称得上是慈祥了！方群智一一应允之后启动车子，朝她挥挥手驶上了车道。

“这是你住的地方？”女孩睁大双眼，不可置信地低声问道。

方群智有几分尴尬，自来到美国，过去他整洁的习性全在他颓废的生活下悉数阵亡！

现在房子里犹如二次大战后的战场，一片凌乱而且污秽不堪。

奇怪的是当自己置身其中的时候总不会感觉到，而现在由这个小女孩的眼光来看，却是令他羞愧欲死！

“钟点女佣这个星期都没来。”

女孩踮着脚避开地上的报纸、酒瓶、书籍、吃剩的食物袋子，穿过的衣服……“我以为你结婚了。”

“因为我看起来很老？”

“不是，因为人看起来像个干净的男人。”

群智苦涩一笑，将沙发上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扫到地上：“你先坐一下，我去把房间收拾好你就可以休息了。”

“等一等。”

他停了下来：“有什么事吗？”

女孩略略红了脸：“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他用英文说了自己的名字。

“你是中国人！你有中文名字。”她欢喜地叫了起来，